



## ◎ 穿越时空的灵感

□左瑛君

冬日里的一个周末，霾散天蓝，阳光灿烂。一个在新疆办企业的同学，带着几个朋友匆匆赶来，一进门就说：“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，长葛的民营经济却能做霜绽放，真让人眼馋，必须来取取经。”

有朋自远方来，自然是件高兴事。按照同学的要求，我带着他们一家企业逐个参观考察。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，每去一处，他们都饶有兴致地问这问那。为了加深他们对长葛民营经济的了解，我从四大支柱产业、五大传统产业、四大新兴产业到两个产业集聚区，再到中国蜂产品基地、板材基地、陶瓷基地、不锈钢基地等“国字号”牌子，一一作了介绍。

转了一天，看了一天，听了一天，同学和他的朋友们都累坏了，吃过晚饭就早早回房了。那一夜，想必他们都各有心得吧。

说长葛道长葛，不能不提葛天氏，早在7000年前，他就与神农氏、伏羲氏齐名。既然来了，那我就带同学和他的朋友们探访一下葛天氏的遗迹吧。于是，第二天一起床，原本还在为没有找出答案纠结的一帮人，便放下头天的话题，将兴趣集中到了长葛的老祖葛天氏身上。

我们的第一站位于老城区中心。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花岗岩葛天

氏雕像高高耸立，葛天氏操牛尾、目光炯炯，仰视太阳升起的方向。

葛天氏，上古帝王。治世不言而信，不化而行。操牛尾，歌八阙，开人类文明之先河。7000年前，在葛邑大地上，葛天氏挺身而出，振臂一呼，带领族人披荆斩棘、驱虎逐豹、外御强敌，使陞山之巅、洧水之畔成为文明之地。葛天氏肯定没有三头六臂，可以想象，他一定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，他一定是一个敢于担当、无畏向上的人。

同学和他的朋友们在葛天氏雕像前伫立许久，想必他们早已思接千载神游万仞，心中涌起了只争朝夕建功立业的冲动。

葛天氏，无畏向上，一个伟岸的侠之大者。

听葛天氏之歌，千人唱，万人和，山陵为之震动，川谷为之激荡。接下来，我们打算到擂鼓石沟，感受一下当年葛天氏指挥族人群舞的壮观场景。

擂鼓石沟位于后河镇陞山南面榆林村北，我们踏着软软的衰草，顺沟北行。沟内没有传说中巨大的擂鼓石台，可我们手拿木棍、石块，在红石上敲击，然后附身贴耳，想聆听一下当年炮声的激越，想体验一下千人随节拍起舞的轻松与浪漫。

很难想象，7000年前，面对来自大自然和外族的各种挑战，葛天氏竟能以乐领舞，以舞聚人。三人操牛尾，

以歌八阙。那也许是出征前的盛大动员会，也许是丰收后的尽情释放，也许是稼穡之余的放松。那场景，千人唱，万人和，同一个步点，同一个韵律，整齐划一，体现的是人心的一致，是一种万众向心的昂扬气势。我常想，那么多人，假如不同心一致，哪怕是一个人的动作不协调，就不会有此效果。葛天氏该有多么高的领导艺术和人格魅力，他的子民也该有多么高的行为自觉和团队格局。

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葛天氏，以人格聚心汇众，一个魅力十足的引领者。

从擂鼓石沟出来已临近中午，我提议再到石固遗址去看看，那是长葛人最早的“都城”。

石固遗址位于石固镇老石固村的一块高地上，是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最大的原始部落群。它的发现纯属偶然。从1978年9月到1980年12月，该遗址共发掘出裴李岗仰韶文化时期房基7处、灶炕282个、墓葬96座，出土器物11000余件，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我们登上高台，虔诚地捧起一把黄土。当年，就在这片黄土地上，葛天氏带领族人种植葛树，以葛根为粮，从葛树皮中抽取纤维，制作葛衣，又以葛藤苫顶建房。

心存善念，天必佑之。葛天氏的

善心温暖了族人，他的善举感染着子民，大家相互关心爱护，才有了部落的团结。他们告别了赤身裸体的蛮荒时代，告别了食不果腹、风餐露宿的穴居生活，有了稳固的居所，有了真正意义的“家”生活，有了“国”的雏形。

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葛天氏，以善念昭人，以善行彰行，一个善心善行的德者。

在石固遗址还出土了单孔骨笛，这是葛天氏带领族人发明的一种乐器。正是这种乐器的出现，使简单的符号变成了跃动的乐章，让诗的语言、舞的韵律有了乐的篇章，开华夏音乐、舞蹈和诗歌之先河。“葛天氏之乐”，用奇妙的符号来书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阐释乐观自信的人生真谛。

蛻去了混沌与蒙昧的壳，人的心灵再开一窍。自此，这方水土有了孕育文明的营养基，这里的人有了放飞心灵的牧场。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又多了一种新的方式，抒情达意又多了一条新的渠道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魅力无穷。

纯粹，让生活变得神奇而曼妙。音乐，让长葛拥有独特的地域标志。

葛天氏，以大地为基，以阳光为调，一个谱写浪漫主义创业诗篇的乐者。

“向上、向善、向心、向众，我们近距离感悟了长葛人的精神坐标。作为长葛精神集大成者的企业家，他们具

有超现实主义的产业追求和浪漫主义的创业情怀。乐神故里闻天籁，时间虽短，不虚此行。”同学带着他的朋友们返程前这样对我说。

反复回味同学的话，我突然对自己的家乡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。许是“身在此山中”的缘故，我只知长葛的民营经济好、企业家多，怎么对“为什么”想得少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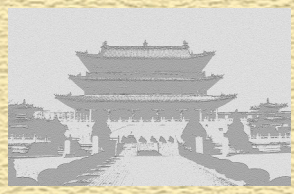
晚上，我辗转反侧，久不能寐，朦朦胧胧中，眼前闪出一幅图画：毫墨轻勾，小洪河、双泊河……条条清流，蜿蜒东行。沿河细攀，沃野平畴，百草葳蕤，万木葱茏。笔锋一转，留下陞山一座，栖坐山顶，观双泊秋波，览陞山夕照，赏凤凰掠城，听溱洧古风……山无险绝阻晒，水无雍滞溢流，赏心悦目，其乐何极！7000年前，这幅画内有葛天氏，敢做善为，率族人种葛织衣，勤于农耕，操牛尾以歌八阙，千人唱，万人和，山陵为之震动，川谷为之激荡，其治不言而信，不化而行。如今，葛天大地良风懿德，根脉相连，千年古县，新姿勃发，“国字号”牌匾金光熠熠，乐神故里，平添胜景。行走于葛天大地，轻叩红石，你会听到7000年前葛天氏擂鼓出征的窸窣铿锵；驻足双泊河畔，你会从《诗经·溱洧》里获取潇洒飘逸；手掬洗砚池水，你会心通荒冥游万仞，神漫苍苍鑫八极。

邀您，读懂长葛；长葛，与您有约。

总第一三三九期



春  
秋  
楼



## 初雪

□刘文波

初雪是羞怯的，像极了小姑娘，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才敢打开通往春天的门。她可能不习惯人们的大呼小叫，就像走错了路，误闯人间。

但是，我知道每年的第一场雪都在等待一个特殊的时刻降临人间。虽然大多数人都漠视这个时刻的意义，可这个时刻是来自天国的洁白之神第一次对人间布施的，是真正的福泽，于万物是该心怀感激的。所以，初雪的降临当如俗世隆重的节日，在未到之际，都让人心怀向往，朝思暮想。它的意义不亚于一场生命的降临，昭告着一些事物的离去和一些事物的诞生，而新生的喜悦总是大于逝去的失落。

散文家苇岸在随笔中写道：“与其他开端相反，第一场雪大都是凄凉的，就像一群初进校园的乡下儿童。雪仿佛是不期而至的客人，大地对这些客人的进门，似乎感到一种意外和无备的慌乱。没有收拾停当的大地，显然还不准备接纳它们。”苇岸对初雪细致入微的观察让人心生敬意，这个捧着一颗虔诚心生活在大地上的人，用自己诗一般的语言，记录着大地上发生的事情。新桃甫绽，麦苗拔节，鸟营巢，蜂造窝，都让他激动不已。他如同大自来的史官、大地的保姆，整理、呵护着那些被常人忽略的神的只言片语。也只有经他书写，我们才感到生命原来如此之美。

初雪有别于大雪，大雪是肆无忌惮的，大片大片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，非要淹没天地的界限，让自己成为世间的主宰。初雪大多是细碎碎的，仿佛天上有一面大筛子，神在天界不停地筛动，只舍得撒下些粉末，而将更大更轻盈更美好的留下来，自己享用。初雪的声音如同春夜里的细雨，沙沙，沙沙沙，让每一个深夜难眠的人激动不已，心存暖意。那是天和地在倾心私语吧，带着犹疑不定、小心翼翼。常常是下了半犹，一阵风就会将地面上的薄薄一层雪吹得干干净净。初雪毕竟也是雪啊，这一点谁又能否认呢？如已怀胎九月的准妈妈，什么也不能取代她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。

天地间秋叶落尽，并不等于只剩下一片荒芜，而是为更为盛大的一场花事预留空间。如此空旷的天地该用什么来填充呢？这只能由冬天说了算。从此，四季的时针拨入下一个季节的轮回，万物褪去了繁华，只为迎接一个更为冰清玉洁的生命冠冕。能站在冬天领受一场又一场冰雪冬霖的树木，应是生命另一场繁盛的开放吧。

有僧问巴陵禅师：如何是提婆宗？巴陵说：银碗里盛雪。这幽邃的禅境让人深味。银碗里盛雪，如同白马入芦花，是佛的高境，是有中无白，无中不有，有无相忘。冬天就是一个银碗，只有素净，没有五彩夺目、五音盈耳，才能配得上这雪的洁白无瑕。相反，春花或者秋叶，都让生命难以承受，以素净盛纳素净，才是最好的盛纳。

苏东坡在《江城子》中写道：“使君留客醉厌厌。水晶盐，为谁甜。手把梅花，东望忆陶潜。雪似故人人似雪。虽可爱，有人嫌。”苏东坡就像冰清玉洁的初雪，带着锋芒，带着温度，带着呼啸之声，降临北宋的天空。但是，他如何能覆盖一片泥淖的土地。所以，大宋没有他的容身之所，他一再受贬，一再南迁，空余嗟叹。陶潜有菊可慰，苏东坡却只能以雪自娱了。雪虽可爱，却有人嫌弃，因为它太洁白。

初雪是覆盖不了什么的，可它起码传递了一种信息，等待一场大雪的降临和覆盖吧。这样，看着初雪来临，也会让人感到这个冬天不再寂寞而单调。

## ◎ 冬的变奏曲

□何依

冬天是干燥的，干燥的天气让人嗓子发痒，感觉干渴，喉咙里像是有火苗在跳跃，心情烦躁。冬天很少下雨，雪总是姗姗来迟。人们盼望下雪，心里住着一个精灵，爱玩、爱唱、爱闹、爱跳……人们都希望活在童话世界里，可以忘却世间的所有烦恼。我也想拯救自己的灵魂，具体怎么做，却不知道。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。我还是做好眼前的事，过好当下吧！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那场冬雨，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下来的。卧室厚厚的窗帘拉着，隔开了我和外面的世界。屋子里有暖

气，我躺在被窝里，听见窗外有响声。我以为那是风声，起风的夜晚是不平静的夜晚。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，也不想深究，很多时候，我只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。一夜无梦，醒来身体却酸痛。拉开窗帘，看见外面是一个湿漉漉的世界，地上有一些积水。这么冷的天，还下着雨，快递小哥依然在奔忙，有人穿着雨衣、骑着电动车疾驰而去，有人打着伞慢慢地走。人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生活的意义，每天过着普通又平静的日子。我却总想逃离生活，去山里修行，每天读书、写作、弹琴、画画、品茶、饮酒、听风、听雨……有时候，我想去乡下租几亩地，种果树，种

菜、养花、养鸡鸭鹅、养鱼……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

冬天，万物衰败似乎是必然，衰败也意味着重生。冬天似乎很漫长，冬夜似乎很难熬。我夜里总是失眠，只有看书，看到12点还是睡不着，脑子很清醒，会想起很多往事。人一过四十，就会感觉时间和精力不够用，很多事情会感觉力不从心，又不甘心，不愿意认命，不愿意认输，总想改变命运，总想改变现状。可命运是残酷无情的，有几个人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？我不想被命运打败，我要打败命运！命运是个无耻小人，很狡猾，了解我的弱点，总能给我致命一击，使我遍体鳞伤，支离破碎。碎了的身

体和灵魂是无法修补的，我只能重生，像凤凰涅槃一样，浴火重生。或者像被层层包裹的蚕一样，经过长期痛苦的挣扎，破茧成蝶。我渴望重生，在漫长的冬夜里沉淀、等待、苦熬、修炼，在春天重生，像新生的婴儿一样，纯粹、透明、天真、快乐。

银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尽，法国梧桐树的叶子浸泡在积水中，充满了忧伤，像是有无穷的心事。人们都不喜欢受约束，那些条条框框、规章制度、清规戒律像一条条绳索，捆绑着人们的身心，让人呼吸不畅、痛苦不堪。人们渴望自由，然而自由都是相对而言的，哪有绝对自由。和小孩子在一起，大人仿佛回到了童年，身体

和灵魂上留下的岁月的鞭痕似乎也抚平了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真想回到小时候。可惜不能，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失去了就不会再拥有。时光也不能倒流，童年、少年、青年一去不复返，只剩下中年和老年。

冬夜里，任凭外面寒风呼啸，雨雪交加，屋子里却温暖如春，邀三五好友，品茶、饮酒、听琴、谈古论今，岂不快哉。或者，拥被斜卧，翻看文学书籍，也是一件乐事。或者，写下一行行文字，也是一件幸事。于喧嚣的尘世中，独守一隅净土；于浮躁的人心中，独守一颗静心。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在冬天，等待春天。

## ◎ 辫子粗又长（下）

□邵卫

当天下午，公社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，经过讨论宣布了处分决定：一，对马站长党内警告处分；二，给予广播员许庆红开除团籍处分，停职检查。

这个消息全公社的人很快都知道了，宁大海马上与许庆红撇清了关系，说许庆红作风有问题，不配做宁家的儿媳。许子豪万万想不到，女儿会犯这样的错误。但是，他和老伴儿还得装出很不在乎样子，生怕女儿有个三长两短。

冤有头债有主。许子豪来到小正村，跟队长说他想见见权胜利。碰巧权胜利去了洛阳，队长忙不迭地给许子豪赔不是，说：“那小子就是个搅屎棍。庆红是方圆百里的好闺女，权胜利相中咱闺女是情理之中的事儿，可他的求爱方式有点儿过了，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我代他向您赔不是了。”许子豪强撑着离开了小正村，看起来苍老了许多。

躲是躲不过的。权胜利是始作俑者，作为男人，他得担当。从洛阳一回来，他就骑着自行车去找许庆红。骑到半路，他老远就看见许庆红骑着辆

引人注目的“飞鸽”牌自行车，像风一般迎面而来。他喊了一声庆红，跳下自行车，立在中路准备把她拦下。可许庆红根本没有减速，发疯似的蹬车，向他直撞过来。

权胜利一闪而过，旋即从后面扑上去揽住了许庆红的腰。自行车倒了，轮子还在空转，许庆红在权胜利怀里拼命挣扎，用力掐他的大腿、手臂，最后咬他的胳膊不松口。权胜利疼得叫了一声，却没有松手，把许庆红搂得更紧了。

渐渐地，许庆红停止了攻击，肩膀一抖一抖地哭了。生活，为什么对她这么不公平？如果没有权胜利闹她，她的生活，如果不是权胜利使她瞎起哄，如果不是权胜利搅黄了她的婚姻大事，她怎么会沦为全公社的笑柄，她不能再迁就他了，血债要用血来还。

这时，远远走来几个社员，权胜利拉着许庆红，闪进了路旁的一个瓜棚。为了不让许庆红平静下来，权胜利脱掉上衣垫在杂草上，搀她坐了下来。多日不见，许庆红还是那么白，衬得头发更黑了。权胜利用手拂了拂她凌乱的发丝，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梳子，说：“我从洛阳带回来的牛角

梳，听人说用它梳头能养发，我帮你梳一下。”“别碰我，我这些天成把成把地掉头发，都快成秃子了。”许庆红不领情，带着气骂道，“权胜利你混蛋，我这样是你害的。”“好好好！我混蛋，都怪我，如果我在你身边，你一根头发也不会掉。不过，通过这件事，你总算认清宁家父子的丑恶嘴脸了吧。”权胜利语重心长地说。“姓权的，趁早收起你的花花肠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混蛋那么做都是你教的。”许庆红气冲冲地说。

权胜利识趣地躲远了一点儿，说：“事已至此，我们两个不如结成一对，横竖我都听你的。”“你想得倒美。你是个收头发的，我是吃公家饭的，还是家里唯一的女儿，你和我对象，我也不是不同意，除非你改变自己的状况。”许庆红直言不讳。“什么收头发的！什么城市户口！我就不信邪！我认准的道会走到黑，我非你不要，但愿你别离开我。”权胜利上前一步，抓住许庆红的手激动地说。

说心里话，许庆红很矛盾。对权胜利出格的做法，她起初是反感的，可她是个明白人，知道权胜利对自己是出于真心。来找权胜利之前，她把自己和权胜利从认识到交往的过程仔细

回忆了一遍，也把内心的想法抖了出来。最后，许庆红得出一个结论，权胜利绝不是个普普通通收头发的游郎，他是干大事的人，是个敢捅破天的人，是个值得她爱的男人。

许庆红下定决心，认真地说：“人活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权胜利，你记住今天说过的话，别叫旁人笑话咱俩不般配。”“婚姻自由，反对包办。我有才，你有貌，双方中意就行，等收了秋我就上门提亲。”权胜利说。

50年后的清明节，一辆豪华小轿车在离小正村还有二三百米的地方稳稳地停下来，司机下车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，从车里走出一位老人，他就是达美发制品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权胜利。他交代司机进村后慢速行驶，不许按喇叭，自己则缓缓地步行进村。

村子还是那个村子，绿油油的麦田，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，这是他熟悉的家乡，生他养他的故里，他是从这儿走出去的农民。

权胜利在街上慢慢地走着，有人认出了他，越往前走围在他身边的人越多。人们看权胜利的眼神中含着羡慕和崇拜，熟识的人开始跟他打招呼：“胜利回来了，许广播员怎么

